

第一辑



瞻顾文丛

零年零墨

何满子 著

何满子

福建人民出版社

第一辑



瞻顾文丛

零年零墨

何满子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零年零墨/何满子著. —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9

(瞻顾文丛)

ISBN 7-211-03947-7

I. 零... II. 何... III. ① 杂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9874 号

瞻顾文丛

零年零墨

LINGNIAN LINGMO

何满子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建省地质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塔头路 2 号 邮编: 350011)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10.625 印张 4 插页 220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211-03947-7

I·88 定价: 19.2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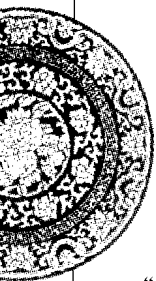
主催者语

筹划本文丛时，出版社的编辑曾要我担任主编，我不敢当。“不敢当”并非佯作谦虚状的公关语言。我是个老脑筋，如果尸“主编”之名而不实干，那很无谓。要实干，那我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且不说能力。十多年前我曾当过一次上海辞书出版社《青年文学手册》的主编之一，经手的文稿从头至尾逐字细读不说，还得提意见、动手删改乃至整个条目改写，没人写的要自己增写，那苦头至今难忘。当然，加盟本文丛的作家，除我之外都是一时人选，用不着而且我也没有本事提意见，乃至妄加是正，可是光通读一遍，我也吃不消。空担名义，又何苦来！

当今出书，通行“策划”之名，我一想也不宜仿效。我能策划谁，谁又能听我的策划？而且，一提“策划”，还令人想起“策划于密室”这句不祥的话，有点小小的余悸。因此，我就提出，我可当“主催”。

“主催”一词是日本传入的，犹言组织人、发起人、召集人。三四十年代常用，近年来少见，以至一个年轻朋友曾为此而向我质难，以为是我杜撰，逼得我专撰一文以应。本文丛的作家多数是熟人，我的确又函又电，主过催；有的如于光远、严秀两位，我还苦苦哀求过，算是尽了主催之责的。

文丛的命名我曾征询过作家们的意见，邵燕祥曾提议以



“长春藤丛书”为名。考虑到有几位作家还很年轻，不全是老头，放弃了。于是由主催人定了“瞻顾文丛”这一不抢眼的平实的名称，文丛同人均无异议。

任何重要时刻和重大事件都该有认真的前瞻和回顾，在世纪和千年的门槛上，瞻望前途和回顾历史尤其有其除旧布新的现实和观念上的郑重性。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不了解昨天和今天，就不能预知明天。”回顾过去、反思历史才能保证理性的前瞻，才能避免在空洞的“向前看”的口号下屡屡为纠缠人的历史所困扰，也是面对现实的最佳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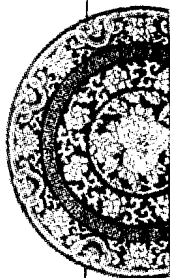
加盟本文丛的作家长期以来都是本着良知、秉持公心地向社会执言者，他们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言谈多年来有广泛的影响。他们和曲学阿世者辈不相为谋，依我看，可以若干地代表社会、民族、人类的良心。在世纪和千年的门槛上，他们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指陈和对未来的期望必将给读者提供独特的启示，更不说赏聆他们论辩中的优美谈吐的愉快。

各种丛书都有大致相同或近似的体例，但本丛书则完全是开放式的，自由不拘。至于各位作家的文风各异，那更不在话下。

主催人谨向加盟的各位作家致感谢之忱，并代表文丛的作家向读者致新世纪、新千年的祝贺。

MADEBY 02

前 记



公元第21世纪和第三个千年究竟从哪年算起，是2000年抑或2001年，这事世界各地都有争议。最有代表性而且都持之有故的意见是，主张从2001年起算的一方说，从公元纪年起，就只有公元一年而无公元零年，零年起算不合惯例；主张以零年起算的一方则说，古代数论落后，当时还缺乏“零概念”，故只以零为断限而不知以零为基本起数，并以当今科技上的倒计时为例，说明零是基本起数，举实例以定时炸弹或火箭的倒数三二一至零起爆，故持零年为启新之数方合理。公理婆理，各执一词。其争分夺秒的争议近于烦琐哲学，非像我这样缺乏数学头脑的人所能究诘。依我看，不妨如中国人之阴历年和阳历年都过；或如记算年龄，或以虚龄计，或以周岁计，两存而各听其便。比如我，1998年是八十虚岁，老规矩叫“八十初度”，有人送礼，我笑纳；次年1999，八十周岁，也有人来公关一番，我也假客气一番而不拒。送的和收的都有道理可说，彼此心安理得，何乐不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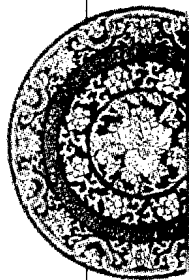
对新世纪和新千年，我也用两存法。去年编1999年文集，集中并有《世纪结账》一文，命名曰《千年虫》，分明是踩在千年的门槛上辞旧世纪迎新千年的意思。那么，我是皈依以零年为启新点这一派了？也不全然。今年编的2000年文集，列入《瞻顾文丛》，顾名思义，便有世纪之交



瞻前顾后一番的意思，又是附和以一启新之说。要之，这类事情上无须坚持“一边倒”，模糊通融一下为好。只是书名倘再动用“世纪”“千年”之类字样，就犯重而显得唠叨了，故而将收2000年文字的这本小书定名曰《零年零墨》，老老实实在地纪年而已。

右传之一章，说书名。

人上了点年纪，本该阅历丰富，涵养深邃，修炼得能看破世情，万事随缘，堪作宽容骑士了。可我没有出息，磕磕碰碰活了几十年，仍然少有长进，老而仍悖，浮躁如三五少年时。有时有所警觉，也吩咐自己要学得“会做人”，最好闭门养性，闭目养神，道行修到管它洪水滔天，干卿底事！但毕竟缺乏养气功夫，尘缘难绝，心有所危，便按捺不住要发议论或曰谬论，当然，国政大计之类，庶人不议，想议也没那么大的见识和本事。可是由于一向所执的业，对文化的滑落、逆流的泛滥，却实在熬不住要表表态，自以为也是一种使命。也疑心自己脑袋顽固，不识时务，错把“新潮”当逆流，应当如当年的改造政策那样改造一番。可惜积习难移，脑袋改不过来。据外电报道，美国有一位生命科学教授，正在研究发明换头术，目前正在试验中，还只能用狗头、猴头做对接移植的实验。如果真能换个脑袋，那我宁愿能换上个狗头也好，以便对那些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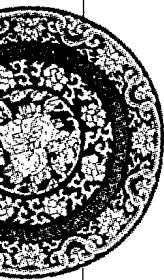


找阴鹭残忍的清朝皇帝如雍正、乾隆之类返仁颂圣的畅销小说和影视片也一律汪汪叫好；对那些诱导人心向往之于专制时代锄暴安良的奇人的武侠小说摇尾献谀；对那些以紫夺朱地散播庸俗趣味而夸称“艺术”的玩艺举前爪鼓掌……总之，以便追随那些识时务、善浮汨于“新潮”的学者教授，善赶卖点热点的报刊编辑们和电视主持们，共襄促进文化快速滑落的盛举。

然而言为心声，既然这颗“花岗石”的脑袋换不掉，也就只能发些不中听的激愤之词，2000年的文字，也大抵以这类逆耳之言居多。有些议论也招来了学者或准学者的反驳声讨，本该仿效时下有些作家的办法，将异议文字附录以备读者参照；但又顾虑到对方如果执此以打版权官司，人家人多势广，背后又有黑鸦鸦的大群（对不起）愚众，官司肯定是我败诉，所以不敢附收异议文字。单读集中的某些文字，确也如在向“无物之阵”打仗，有如堂吉诃德先生之向风车挥矛。怎么说呢？或可聊以存录时代风习吧！

右传之二章，说集中文字并叹苦经。

剩下来还要讲一下文集的编次。每年编文集，总要为编排问题无谓地苦恼一番，每想将题旨相近的文字排比在一起；即使依写作时序，也要分辑归一下类，实为自寻烦恼。这回一律按写作时序编，只将往年漏编入文集的旧文



若干篇，殿于今年所作之后，算是记新账拖带的一笔陈年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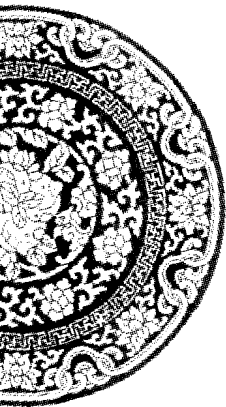
回视一年劳动，成绩实在微薄；而且一检查，逐年都是递减地歉收，这是精力日衰之征。刚接到于光远的《贺年信》，自陈2000年新出书四种，编发待出版的有七八种。于老年高于我四岁，犹健笔如此，诚不胜艳羡。看来这迎来的新年中，我还得好好抽掉懒筋。

2001年岁首



1919年生，浙江富阳人。解放前从业新闻，曾任记者、编辑、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书店总编辑、大学中文系教授、出版社编辑，职称编审。早期从事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后治中国古代小说，兼治思想史、民俗等学科。已出版的专著有《艺术形式论》、《论〈儒林外史〉》、《中古文人风采》、《中国酒文化》、《中国爱情小说中的两性关系》及杂文随笔集共30余种。

何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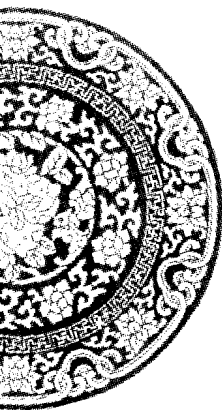


目录

瞻顾文丛
▲

▲ 零 年 零 墨

- 1 20世纪中国文化顾视与困惑
——与《南腔北调》杂志记者丹华对谈录
- 10 算世纪账
- 12 年龄优势
- 14 十大趣闻
- 16 邵燕祥编《旧信重温》
- 20 文化市场现象私窥
——答《大舞台》杂志编者
- 25 作孽啊作孽!
- 28 门——没门
- 30 灯谜趣谈
- 34 琐谈“厚今薄古”
- 39 别出心裁
——《现代作家书信集珍》评介
- 42 唐诗的永恒魅力
——上海古籍版《图文本唐诗三百首》前言
- 44 他们的岁月——我们的岁月
- 48 古代短篇小说值得重视
——《古代短篇小说名著评注》前言
- 54 话题从“指路费”展开
- 56 该研讨的是什么?
——谈金庸讨论会
- 58 “小学生水平”,彼此彼此!
- 60 酒与健康拉杂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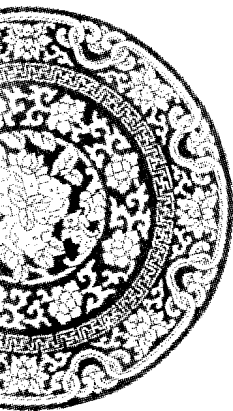


目录

瞻顾文丛▲

▲零年零墨

- 65 作文妙谛
- 66 文人活得很累
- 70 琐忆老唱片
- 73 “小说前史”时期两篇堪称小说的作品
- 78 新校释本《海国图志》
- 82 民间语言激活文学
- 85 惊愕于神童和神童报道
- 88 依法治国的老生常谈
- 91 中西风习之异
- 93 聊记旧事代感慨
- 95 《儒林外史组画》小引
- 96 唐五代文化的一项基础工程
——李时人《全唐五代小说》
- 101 拍巴掌的另一只手
- 103 缠脚陋习与文化逆流
- 110 循环圈
- 112 意大利文艺复兴与马基亚维利
- 117 张静画《K长官轶事》题记
- 119 多点人文关怀
- 121 诡辩与黑色幽默
- 124 尼采和中国
——读闵抗生《尼采,及其在中国的旅行》
- 128 《马氏文通》和《毛诗正义》的笑话
- 130 话题环绕新雅酒店
- 133 从漫画《过街老鼠》生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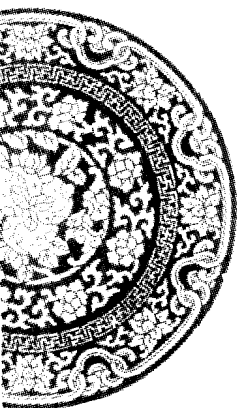
目录

瞻
顾
文
丛
▲

▲
零
年
零
墨

3

- 136 续《警察与小偷》
- 139 两位老人的人生对话
——《任仲夷点评于光远超短文》举隅
- 143 如何评价周扬
- 148 批评一本书和批评一种倾向
——掂一掂严家炎规定的批评标准
- 155 陈染和她的两本新作：《声声断断》和
《不可言说》
- 160 远距离和近距离
- 162 绰号——谜面
- 164 恭候“美女文学”进军
- 166 打油题易难戏画八首并跋
- 174 泡沫风景线
- 178 宜粗不宜细
- 181 依法治国一题
- 182 从古史禹传启谈起
- 184 以手掩耳与埋头入沙
- 187 打油题方成画展并跋
- 188 旧唱片梦痕
- 192 韩非的命运
- 197 戏法史观
- 199 原罪加原贱
- 203 新潮——腥潮
- 205 性骚扰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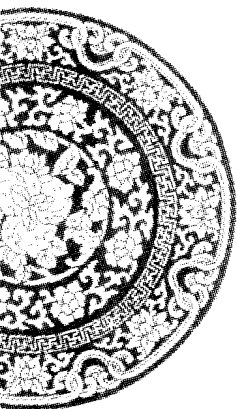


目录

瞻
顾
文
丛

▲
零
年
零
墨

- 208 读书不要“操”
- 211 新版《宋濂全集》过眼记
- 214 想起大卫·罗的一幅画
- 216 文学的“花癡”现象
- 219 谈性文学
- 224 “假正经，难为情……”
- 226 吴小如《常谈一束》
- 229 《京剧丛谈百年录》读后
- 234 从广东骂人话“契弟”说起
- 236 硬件大好，软件太糟
- 239 吟味“透明”
- 242 据说红包里有伟哥
- 243 品味《苦味酒》
- 248 “必也正名乎”
- 251 “言传身教”和“三同”
- 252 说“权色交易”
- 257 “快乐的悲观主义者”的文学展望
- 264 流氓腔当道
- 266 “大众文学”与语言误区
- 269 从“主催”一词起讲
- 272 俗谚解颐
- 273 一女士以“隐私权”赖账发微
- 275 《霜桐野屋诗存》序
- 276 亟需认知人文主义



目录

瞻顾文丛 ▲

▲ 零 年 零 墨

——应《广州日报》品书版约荐书

278 S教授评《上海老年报》

280 强盗变绅士的故事

282 新世纪意识流

284 2000年除夕浮想

289 清诗鸟瞰

——《清诗精华二百首》前言

296 编辑加工不可师心自用

300 赞罗点点说“红色贵族”

302 近代散文文学作品与分章的分野

——与周振甫先生对谈

312 关于《王昭君》的通信

323 跋

20世纪 中国文化顾视与困惑

——与《南腔北调》杂志记者丹华对话录

原编者按：世纪末中国人的文化现状与走向是一个相当重大的问题。本刊1999年第6期发表作家何满子先生《关于畅销文化拜物教》一文，在读者中获得了广泛注意与热烈反响。本期特再发表记者与何满子先生《对话录》，希望引起读者更多关注并对此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记者：何先生，作为您在上期本刊发表的文章的责编，我想进一步就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现状以及21世纪中国人面临的文化前景，向您请教一些问题。

关于“文化”的定位，一般都类分为“雅文化”与“俗文化”两大块。“雅文化”通常指文人创作的比较高雅的文学艺术，如古代诗词歌赋以至现代比较严肃的文学创作与艺术样式（如音乐中的交响乐与舞蹈中的芭蕾舞之类）；而“俗文化”则泛指民间创作的通俗艺术，古代如民谣、民间舞蹈、曲艺以及神话故事一类；进入20世纪特别是后期，影视文化进入千家万户，自然成为大众接受信息与娱乐的主体形式，俗文化的名称也随之丰富多彩：“市场文化”、“快餐文化”、“娱乐文化”、“休闲文化”、“畅销文化”、“媚俗文化”直到当前的“网络文化”……





您对“雅文化”和“俗文化”的分类有什么意见？“雅文化”的提法是否确切？“俗文化”的多种别称是否应该统一或如何统一？还是听其自然？

何：先得从实招来：做抢答题我不是里手，对答策问也很低能，回答起来可能东拉西扯，文不对题，当然离“标准答案”甚远。

文化当然有雅俗之分，有深奥难解和通俗易懂之分，有美学品位高低之分。然而，雅和俗的定位并不固定，更不能以雅俗来区分优文化和劣文化。比如，《诗经》的主要部分“风诗”原是民间的俗文艺，现在却雅得不得了；乐府中的宗庙祭歌，原来尊为雅乐，即所谓庙堂之声，现在看来却俗得很，枯燥无味，没有什么艺术味。有些民间创造的俗文艺俗得很雅，而有些作家写的雅文艺却雅得很俗。我以为艺术的优劣乃至艺术与非艺术不宜以雅俗分，应该以美学法则来衡量。美学法则讲起来很复杂费事，但便捷点可以简化为有趣还是肉麻。肉麻的东西多数会以“艺术”做包装，俘虏一些要求感官刺激和感性发泄的社会群集，但提供的只是低趣味乃至诱导精神素质下降、社会文化萎堕的负面价值因素；和美好的艺术促使人性健康、高扬或至少是无害的愉悦感受相反，通常就称这种产生负值的玩艺为“庸俗”。庸俗的玩艺与俗文化绝对是两个概念。俗文化也是有等差的、有的是艺术，有的夹有艺术因素而可以为优秀文化选择接受，成为可供积累的文化。最大的不幸和悲哀是将肉麻当有趣，这就是“媚俗”。不幸中的更不幸和悲哀中的更悲哀是，当前要投起票来，投给“将肉麻当有趣”的票数远多于心智正常人的票数。商业操作、舆论失职和我前回所说的长